

直到 世界没有 爱情

①
For Your Love Only

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

隐忍与
守护
&
分别与
重逢

《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
《只怕不再遇上》
同系列姊妹篇

从开始到最终，她的生命里永远只住着一个男人。
哪怕爱变成一种不可言说的秘密，只能隐秘绽放，也要拥抱着相互取暖。

直到 世界没有 爱情



For Your Love Only

未再
作品

WEI ZAI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到世界没有爱情 / 未再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99-5855-2

I. ①直… II. ①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223号

书 名 直到世界没有爱情

作 者 未 再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王红依 王 文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7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855-2

定 价 22.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For Your Love Only



目录

第一章

你在何地 001

第二章

取暖 023

第三章

第一次 045

第四章

兜风心情 069

第五章

少女心事 093

第六章

一片痴 117



For Your Love Only

目录

第七章	
让我飞	141
第八章	
左右手	163
第九章	
愿你决定	183
第十章	
最冷一天	205
第十一章	
当爱已成往事	229
尾 声	
直到世界没有爱情	255
后记	261



第一章

你在何地

旧的影子，你在何地，是否已经
回到我的身边。



作曲：卢冠廷

作词：潘源良

夜，天花板上有这段戏
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
你，夜幕中只有你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
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
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
思想早已与你一起

....

旧地，偏不可以再遇你
好比失去焦距的摄影机
你，为什么不见你
只有这耀眼繁华地

....

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
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
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
深宵冰冷情人你在何地，在何地

林暖暖习惯晚睡，每晚都会混混道道在电脑前弄得两只眼睛金星直冒的时候才晓得抹把脸上床。

那天，仍旧是方竹先睡了，在上铺，发出细微而平和的呼吸声。方竹是她初中的同桌高中的校友，十多年的交情。大学毕业后不久，方竹自己租下这个一室户的亭子间，贪离公司近。

几个月前，暖暖心慌意乱地投奔她，从老同桌变作室友。

这间亭子间在市中心的石库门建筑群内，很老旧，但是政府部门花了大气力和大价钱修了又修，外表维持着崭新的模样。弄堂口的拱门标牌上很辉煌地刻着奠基的年代。跟外公同岁。

林暖暖第一次望着这个拱门的时候，对汪亦寒说：“如果我富裕了，买座石库门小洋房给老爸养老！”

汪亦寒一千零一次地打击她：“恐怕老爸要等到花儿也谢了！”

那天，她行色狼狈，拖着简单的行李，又一次走到这个拱门标牌下，深深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汪亦寒总是一千零一次地一语中的。

安顿下来以后，林暖暖坚持与方竹平摊房租、水电煤等日常开销。两人的关系还是如当年在学校中一般融洽，然，并非没有矛

盾。譬如，她爱晚睡方竹喜欢早寝，所以方竹得睡上铺，避开台灯光和电脑屏幕光的辐射。她睡下铺，方便神魂颠倒到三更半夜睡眠惺忪时就地倒下。

暖暖关掉电脑的时候已经近半夜一点半，她蹑手蹑脚去公用的卫生间洗脸，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面颊，背后一大片晃白的瓷砖。她没来由地被吓了一跳，心里有些不安，用冰凉的水抹了一把脸，脸颊瑟缩着，受不住冷。

然后躺上床，闭眼，入睡，极沉。

电话是凌晨五点来的，尖厉地划破宁静的晨曦。

是方竹接的电话，然后她气息不稳地跑来摇醒暖暖。

“林叔叔出事了！”

“谁？”暖暖翻个身，显然没有醒透。

“你爸爸林沐风。”

暖暖一个激灵坐起身，呆滞地望着方竹：“你说什么？”

方竹抓住暖暖的双肩：“医院的领导来电话，说林叔叔突发心肌梗塞……”

暖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立刻跳下床，梳洗，准备出门。方竹赶紧将她的皮夹、手机翻捡出来，塞到暖暖手里，叮嘱：“有事情一定要及时和我联络。”

暖暖点点头，匆匆出门。

天刚蒙蒙亮，晨风微起，暖暖觉得奇冷，招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紧紧捏着皮夹与手机，咬住下嘴唇。司机从车后镜里看到暖暖苍白的脸色，小心地问：“小姐，你没事吧？”

暖暖摇摇头，忽然怔怔地流下眼泪。

心里的不安在扩大，她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惶惶然，头痛得快要裂开来。

不一会儿，车子拐进那条熟悉的小马路，前面出现一大排白色的楼房，分明刺眼。

司机说：“到了。”

暖暖付了车钱，熟门熟路地向急诊室奔去。

护士长江采文和一群医生护士站在某个急诊手术室外，看见她奔过来，江护士长上前：“暖暖，这是突发事件……”

暖暖望定江护士长，平缓了一下呼吸，又吸了一口气问：“我爸爸呢？”

江护士长的声音有些颤抖：“突发心肌梗塞，胡主任还在抢救室急救。”

暖暖觉得一阵眩晕，身子一沉，差点跌坐到地上，被江护士长稳稳地扶住，拉到走廊边的等候位坐下。

“胡主任之前也通知你妈妈跟亦寒了，亦寒大概这两天会回来。”

暖暖点点头，轻轻“哦”了一声，把身子稳稳靠在椅背上。

“我妈妈呢？”

江护士长略微迟疑了下：“你妈妈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暖暖身子僵直了一下，随即问：“我爸爸怎么会这样的？”

“昨晚只是值班的时候代做了一个急诊的阑尾炎小手术，完了就该下班的，后来值班护士去林医生的办公室，就看见他……他倒在地上……”江护士长的声音又颤了一下，停顿片刻，握住暖暖握紧的拳头，轻轻把她紧紧拳在一起的手指抚平，两只手交互握住她的手掌，“医院紧急通知了胡主任过来，他是心脏科的权威，你要有信心。”

暖暖心里抽紧了似的一下子悬了空，七上八下，无法落定。

她望着抢救室门上那闪亮的红灯，一直亮着，刺目的光让她头晕目眩。

转头，她看见江护士长眼睛里蕴着泪，轻轻扇动睫毛的片刻，抽出手背不着痕迹地擦去。

三个小时以后，抢救室上方的红灯灭了。

心脏科主任胡智勇从抢救室内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本颓然地坐在座椅上的林暖暖，立刻惶惑地站起来，嘴唇微微颤抖，张了下嘴，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来。

胡智勇蹙着眉，走到暖暖跟前，表情镇定但沉重。

“暖暖，你爸爸尚未脱离危险期，还在深度昏迷中，在这个时间内会有任何可能性发生。”

他把手搭在暖暖肩膀上道：“你要坚强一点！”

“胡主任？”江护士长轻轻叫了一声，欲言又止的样子。

“老林会希望我对他的独养女儿实话实说的。”胡智勇对江护士长说。

“我想见爸爸。”暖暖有点可怜兮兮地、哀求似的看着胡智勇。

当方竹拿着长棍面包、酸奶和暖暖的洗漱用品急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暖暖的父亲——仁和医院外科副主任林沐风教授已经被转到加护病房。

暖暖靠在病床前的座椅上盯着爸爸的脸发呆。

林沐风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紧紧闭着双眼，头发凌乱，双颊凹陷，气色灰败，老态毕露。脸上戴着氧气罩，身旁挂着点滴瓶，旁边的心电监视仪发出嘀嘀嗒嗒的跳跃声。

环境肃穆。

方竹轻轻走进去，把食物放在病床旁边的床头柜上。

“胡叔叔说爸爸也许会就这样睡过去，也可能几天后就醒过来。”暖暖的声音沙哑得吓人。

方竹翻找了下床头柜下，拿出一一次性纸杯，拿水瓶倒了半杯水，走到暖暖跟前，喂她喝。

暖暖自顾自低低地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我爸了，你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方竹拍拍暖暖的肩膀：“我帮你到单位请了三天事假，陶然明天回来，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说着，扭下一块面包，塞到暖暖嘴边，“你早饭都没吃，会饿坏的，怎么照顾你爸爸？”

暖暖接过面包，机械地嚼着，疲惫地说：“你快去上班吧，不然要迟到！”

“你也晓得我们娱乐性行业三班倒。”方竹眨眨眼睛。

暖暖忍不住“哧”地笑出来：“好了，大记者，不要说得好像江湖卖笑的。”

“嗯，还能开玩笑，我代林叔叔放心。”方竹舒口气。

忽然，暖暖随身的手机振了，她笨手笨脚地在裤袋里掏，不得要领。

方竹在她另一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她的手机递给她。

她见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国外的。

“妈妈。”暖暖把手机放到耳边，摁下确定键。

“暖暖，我听说你爸爸突发心脏病？”声音有些疑惑和担心。

“是的，我现在在医院。”

“你爸爸是工作狂，总也不好好照顾自己。”

“妈，现在抱怨也无济于事了。”

电话另一边迟疑了一下：“暖暖，妈很想你。”

“妈，你回来看看爸爸吧！”暖暖带些期待地说。

“你来妈妈这里吗？”电话那头的贺苹突然问。

暖暖心头涌上一股子气愤：“我的家在这里，我不离开上海，也不离开爸爸！”

“女儿，你为何总不肯听妈妈的话？”

“那我该如何？我也不知道。我是爸爸带大的，可他已经这样了！”暖暖声音开始哽咽，双肩微微颤抖。

“暖暖——”电话另一头的贺苹叹口气，无奈放弃初衷，“Uncle李要我问候你。”

“问他好，妈，你好好保重！长途电话好贵，我挂了。”

暖暖挂断手机。

“也不跟你妈妈多说几句？”方竹叹口气说。

暖暖拿纸巾擦掉残留的眼泪：“其实我始终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放弃爸爸这样的男人。”

“父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小辈的也说不清楚的。”

“是啊，他们离婚都那么多年了，我也早就习惯了，只是有时候还是会感伤。”暖暖冷静了一下情绪。

方竹好像想起什么似的，把暖暖的洗漱用品一并整理好，整齐地一一放在床头柜上。

“我想着你晚上一定要陪夜，便把东西都带来了。”方竹说完看下表，“有个采访要来不及了，走了，下班再来看你。”

“不用了，医院有探视时间，天晓得你个工作狂会几点下班，别费这个神了。”暖暖摆摆手，扯出一个送别的微笑。

方竹本还想说什么，挎包里的手机响，只得对着暖暖摆摆手，匆匆走出病房接电话。

江护士长和胡智勇先后至病房探视多次，说晚上有值班医生和护士会好好好看林沐风，劝暖暖回家休息，暖暖不愿意，两人也没有办法，只得送来午餐晚餐。暖暖吃得也不多，随时准备积极地协助护士给林沐风服药，大量的镇静和镇痛的药物。

其后大多数时间，她都出神地盯着林沐风发呆。

无可奈何的江护士长从医院的宿舍里借来被褥和枕头，抱给暖暖。天气渐入深秋，气温不稳定，她怕暖暖受凉。

暖暖蜷在病房的沙发上，渐渐困顿，时而瞌睡，时而惊醒，极不安稳。

她在梦中看见自己是八岁大的小姑娘，爸爸拉着自己的手走在桃红柳绿的公园里头。转眼间，爸爸不见了，她挥舞小手大声喊“爸爸”，她走过很多地方，翻过很多山头，磕破了皮，也出了血，但是还是找不见爸爸。

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一下子拉住她的小手，说：“我带你去找爸爸。”

她跟着小男孩走了很多路，远远看见爸爸的背影和一个女人的背影渐渐走远。她拉着小男孩狂奔，但还是眼睁睁看着爸爸跟那个女人的背影渐渐消失。

暖暖跌坐在地上，觉得浑身上下很脏很累，哭了一脸的泪水跟鼻涕。

小男孩说：“你真没用。”甩开手，跑远了。

她待要跟上那男孩，便醒转过来，一摸脸，触手都是泪。

她连忙看向病床上的林沐风，仍旧是蹙眉闭目。心电监视仪正常跳跃着，她缓缓舒了口气。

静静想了下刚才的梦，那个只有背影的女人，那么像于洁如——她的继母，亦寒的妈妈，在十三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了。想

着，她的心又纠结起来，模糊了双眼，困倦地闭目。

恍惚中，好像有熟悉的手抚过自己的脸颊，轻轻的，带着温柔的怜惜，温暖的气息拂过鼻翼，湿热的触感印在自己的额头上。

第二天，暖暖再次小睡醒来的时候看见被褥上多了一条毯子，睡得有些热。床头柜上有面包和牛奶。

陶然背对着她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看报，一副等她起床的样子。

陶然回头看见暖暖双颊通红，双眼肿得似核桃。

“我又帮你请了四天假，加上之前方竹代你请的三天，你们小老板说帮你算年假，教你好好保重。”

暖暖走到父亲跟前，低头看着爸爸，林沐风仍旧深度昏迷，脸色还是那样灰惨惨的。

“胡医生早上有来过，说叔叔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

“嗯！”暖暖胡乱点点头，蓬乱的长发有几丝飘到额前，目光仍是离开父亲的脸。

“如果我早点在你身边就好了。”陶然用手拂开暖暖额头上的发丝。她看起来异常脆弱，也异常坚定，壁垒坚实，一如既往。

“我得先回家一趟，帮爸爸拿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其他的东西。”暖暖想起这些来，说着随手叠好沙发上的被子和毯子，“你什么时候到的？又给我盖毯子，好热。”

“毯子不是我拿来的，”陶然说，“大概是江护士长叫人给你送来的吧！我才到不久。”

“哦。”暖暖皱皱眉，怅然若失，“我要快去快回，爸爸这里离不开人。”看一眼病床上的父亲，神色担忧，分明不舍半时半刻的离开。

“你去吧，我今天休息，替你在这里看着。”陶然对着暖暖安

慰地笑，金丝边的眼镜映出窗外的点点阳光，很温暖。

暖暖点头，安心离去。

林沐风医生的家在西区的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造的小高层公寓小区内——那时候稀罕的一梯四户式的公寓，有着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众邻居。

林暖暖几个月前离家出走鲜少有邻居知道，现在林沐风突然住院也没有人会知道。

暖暖直步走进楼房。

坐在楼房门口的小凳子上晒太阳的三楼老太抬起头看看她，口齿不清地说：“暖暖啊，你回来啦，好久没有见你了，是不是出差了？”

这幢楼里唯一爱多管闲事的便是这位老太，她的白发在大太阳底下异常金黄，异常健康。

暖暖停下，微笑，礼貌地招呼：“好婆，你好啊！”

“亦寒昨天回来啦，还带了好多美国的巧克力给我孙子呢！”

亦寒回来了，汪亦寒回来了！

暖暖一下怔住。

“你们姐弟俩真好出息啊！姐姐有个好工作，弟弟在国外念书。林医生真有福气。”老太依旧絮絮叨叨。

暖暖匆忙向好婆道别，快步走进去摁电梯按钮。

汪亦寒回来了，他这次毫不犹豫地那么快就回来了，却并没有打电话给她。

暖暖一手扶电梯门，深呼吸。

电梯直达十六楼，其实是十三楼，因为这房子的开发商是最早进入上海的香港地产商，迷信避讳“四”“十三”“十四”等数

字，故而直接跳至十六，但数楼层的时候仍旧是十三。有时候人们都喜欢自欺欺人，只为让自己心理上好过一点。

暖暖掏出钥匙包开门。钥匙不少，还有和方竹合租的亭子间的钥匙，几把钥匙互相碰撞，叮叮咚咚，哗啦作响。

打开大门，在门边的鞋柜换了拖鞋，暖暖一眼便望见大门对面的爸爸林沐风的房间，茶色的大门紧闭着。暖暖深吸一口气，没有勇气一个箭步冲进去。她环视空旷的客厅，沙发、茶几、餐桌还是那个样子，客厅正面的电视柜上除了电视机，还有林林总总的相架，都是家庭照片。

暖暖步上前，拿起最前面的那张。

照片里面有她，才三四岁大，靠在身形俊朗顾长的爸爸身边，紧紧抱住爸爸的大腿，怯怯地只露出半张小脸向着镜头，勾起两边的嘴角，抿着嘴唇，微笑。

很久以来，暖暖一直学着爸爸的这种微笑，然后在很多时候，她这样对着别人微笑。

悲伤来得排山倒海，她捂住嘴巴，但是卸闸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滴在相片上。她伏倒在柜子上，渐渐发出失控的嘶哭的音节。

眼前的自己和爸爸渐渐模糊。

背后有人突然紧紧扶住她的肩头。

暖暖泪眼婆娑地回头。

是汪亦寒，她的弟弟，她继母的儿子，她少年的玩伴，她……从昨天到现在，她最想见的一个人。

暖暖转过身，反身抱牢汪亦寒的腰，尽情地把泪流在他的衣襟上面。

亦寒的双手，搂紧她的头发和肩，与她紧紧拥抱着。

当暖暖再次回到这间屋子里属于自己的房间，已平复了自己悲